



092360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題跋

題仁皇所賜魏家刑政二字後

宋書

宋書

臣嘗幸備員中祕恭睹仁皇奎畫凡五十有五軸亦既盛矣以今見魏家刑政二字又以嘆散落人閒夷夏山川之藏不知其幾也恭惟景祐以來上意日趨於寬任子至於及員郎治獄至於貸賊吏理財至於弛茶禁蓋後來新法之士謂之失刑政者以今所見帝雖燕閒與疎遠小臣亦未嘗不講此二事然後知帝所謂刑政在是不在彼也嗚呼仁哉

跋蘇黃門論章子厚疏

余每讀章氏論役法劄子言溫公有愛君愛國之心而不知變通之術嘗嘆息於此使元祐君子不以人廢言特未知後事如何耳至讀黃門諫疏又未嘗不壯其決也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二

跋東坡與章子厚書

予來湘中見故家遺帖為多而有二異此書與趙潭州所藏黃門論章子厚罷樞密疏也諫疏在省中不知何年流落人閒固可異此書傷觸大臣宜不為藏而亦存於今則尤異耳書作於元豐元年於是西方用兵後四十七年王蔡為燕山之役京師遂及於禍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信哉信哉又後六十七年永嘉陳傅良書

跋東坡桂酒頌

公之文宜作宋一經以傳無窮藏之名山副在京師顧乃書桂酒法刻真羅浮鐵橋下以俟後之居夷者後公百年徐思叔以所藏酒頌示余相對嘆息余性不善書故不復

贊

跋辛簡穆公書

簡穆公行藏見國史且天下能道之余不復道曩余守桂陽歲旱流言往往以榔桂閒民略死徙矣祐之時在長沙幕府具以所聞言之故帥直徽猷閣潘公德鄜潘公下其說兩郡蓋甚侵余與丁端叔也余二人人元作公誤頗恨然忌幕府不敢白已而識祐之迺佳士耳余既相得會它郡巡檢下軍人廩不繼屬祐之卽其廬勞苦之天大寒彌兩月雨雪沒馬股祐之崎嶇行盡闔郡得軍中心之心以歸余方恨賢勞而祐之欣欣無一咎言以是益知其人苟便於民雖極言不以爲口過苟不便於身雖忘言可也簡穆公爲有後矣

跋江道士玉臺菴額後

道人爲余言此山在閩昭武最深僻人不蹟處吾求晦翁之字請書其後將刻之石兩翁未必以功業著見於世或千載之下有得殘刻於荒榛亂石之閒庶兩翁不泯耳余笑而書之

跋周伯壽畫猫

余家有數猫終日飽食相跳躑爲戲而不捕鼠余怪而問人人曰猫之善捕鼠者日常睡因見伯壽所藏畫遂書此語

跋徐夫人手寫佛經

余苦不學書自兒時及今所課書未嘗手鈔一卷往時從常州先生薛士龍學每見鈔書動千百卷竟帙無一字行草心嘆服之以爲視司馬文正何如耳他人無及也今見蔡同年之母徐夫人手寫佛經九十五卷往往得唐人筆法則又愧焉字畫亦細口以余之不能手鈔一卷書至愧

於徐夫人而或者輒意輕天下士余不敢也

跋司馬溫公遺玉壘聘君詩

熙寧元豐之間天下學士大夫元作人稱溫公必曰老先生今見公所遺玉壘聘君詩方以是稱之則聘君之爲人可知已嘉州君與李公擇同入館去之日熙寧六年三月父子行藏如此余頃見世所行官制舊典有三晉張纘一編慕用之迺今得聯事湘中聞其世又竦然起敬也

跋宋信翁產經

宋目錄作朱

宋永壽信翁隱士也有過客爲余道其人物色得之蕭寺中而信翁亦肯來過余宋伯華伯潛兄弟衡陽賢者也一日見信翁於余座上驚嘆至未幾何從致此人耶已而與信翁意思洽雖有它客亦強之與坐兒輩或解衣信翁初不苦辭明日訪之則隨舟下長沙矣余臨長沙年一見過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二 三

余不敢留也它日行郡得疾倉黃還廨伯華以告則信翁亟來日視醫藥及稍愈迺去以是益敬信翁蓋有道者信翁能說易論語及內經諸書其得處要約有詩篇余嘗欲作宋居士傳未果會刊所輯產論遂書其後以其與余交者如此則其人可知矣

跋王恭簡諫草

余以公言次元祐紹聖之事蓋古所謂著蔡之見者耶嘗袖此稿謁范東叔東叔因出其所藏公奏議若干卷大抵類此

跋曾文清詩詞後

余不及見文清公然獲從六卿原伯侍郎仲躬游甚久憶在都下時文清夫人尙亡恙生日當爲壽余與高炳如博士請原伯修拜母之敬見諸婦各年六七十盛服夾侍夫

人出對客已而原伯帥婦及諸孫羅拜奉觴且徧飲客乃罷故家孝敬之風可觀也今見文清往還兄弟閒詩詞又爲之嘆

跋蔡京貶竄元符末上書人詔草及考定邪正等季路爲余言此稿得之京沒入官故紙篋中嗟乎方京矯誣君父以欺天下兇焰塞穹壤矣豈知遺稿在官所斥賣之錄哉然自蔽罪攸貫而京佚罰竟死牖下春秋誅首惡若攸貫尙足誅乎

跋蘇魏公百詠詩稿後

余嘗慕魏公之爲人今見晚所自敘百詠遺稿非獨其人品殊絕蓋其及見故老與師友淵源所漸盛矣余於是知慶厯嘉祐之際人物之偉嗚呼城門之軌豈兩馬之力哉自三經之學行士以師心自賢不能降以相從而風俗日壞其流弊何可勝道追想前輩高山仰止龍圖陳公諱從易曾胡田楊四公者諱公亮宿況偉也楊以慶厯八年曾田以皇祐三年胡以

元缺从陳本

五年相繼爲學士云

跋陳求仁所藏張無垢帖

求仁陳一鶴子見橫浦集

世未有言無垢先生善作字者而筆勢如此令人起敬嗚呼豈但字畫哉余嘗聞呂伯恭父云某從無垢學最久見知愛最深至今亡矣念無以報獨時時戒學者無徒誦世所行論語解以爲無垢之學盡在是也始余與

疑當作謂

伯恭父有爲言之也今見求仁先大夫與往還書說論語事甚

悉蓋雍也以前無垢已恨早出餘所著未嘗示人無垢無多著書而論語解要非成書學者但尊信之以此窺見無

垢宜伯恭云爾也則世之知無垢者何如哉余少時方省

事無垢來爲郡守聞

當作

見鄉人父老數百人以淫雨害

稼訴郡無垢若不省然俄而駛足來索狀而數百人者皆以不滿解去狀亦不知安在矣且日還鄉下自城以南達瑞安凡闡者堰者皆已決捕魚解篔笱凡可以梗水者亦已徹去不數日水落是歲大熟無垢永嘉之政初非赫然而有聲也而敏事若此則世之不知無垢者不但其問學也無垢擯斥流落道不爲世用以死其不爲人知者何可勝道余因求仁先大夫說論語事且有助於永嘉之政故併著之

跋葉正則所爲陳仲石墓誌

某不善書強書此以慰吾仲石欲作數語附碑陰又無以出銘意之外者嗟乎仲石斯銘亦足以不朽矣銘作於清熙而書於紹熙之癸丑故正則用前銜云

跋林宗大家藏湯氏畫梅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二 五

湯梅近稍不貴重於世余慮宗大藏之之悔也故爲之書

跋雲山壽昌院右帖公據後

圖經云中和二年置與院牒合但不詳杜名字唐史元年十月賊朱褒陷溫州今牒稱樂境當在賊平之後然以寧海軍使繫銜考之地志是時未有寧海軍也豈平賊時嘗暫置軍故略不書乎乾元元年始建靜海軍令軍使錢元瓘也蓋是歲從元瓘之請陞節度使耳雪菴於今爲前輩行余壯時從薛常州士龍學士龍數爲余言道雪菴爲人由是定交直龍圖閣鄭景望將造朝與余遊鴈山會天大雪行十數里訪師於深林叢莽中三人相對清話從者無人色今老矣不欲領叢林以書來別余且示院所藏故牘將待盡於此院余方屏居山樊與士友絕不知與師後會復何時然各行其志會不會何足道因書卷末以當別

語

跋張魏公南軒四益箴

乾道之辛卯余送南軒先生於吳興之碧瀾堂雅聞定叟
尚書名而未之識也其後尚書公所至治行為天下第一
益相嚮往余守桂陽是歲孝宗內禪故事桂陽守臣貢白
金三千元作十據本集二十兩吏率取諸民以應令余懼
非聖朝所以惠遠民之意具以質言上擅減三分之一且
口不推賞是時周益公當國疑不能決但批狀送版曹會
定叟為尚書奏桂陽壤地褊小守臣陳某請不妄得旨可
其奏而賞典視他郡余以是知魏公與南軒先生之教定
叟尚書能守其家法如此吾友沈仲一合余書四益碑後
遂著其事且以發明上恩云

跋朱宰元成所藏宋宣獻公王荆公帖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二 六

宣獻明道二年帖先是王文正公出守兗宣獻相繼請上
親政亦出守亳意此帖為文正發也荆公熙寧五年帖運
判中允者楊蟠公濟也公濟以是年十一月自光祿丞改
太子中允權發遣永興等路轉運判官明年司農言近詔
天下出錢免役而永興秦鳳比它路民貧役重於是始立
二分寬饒之法以此帖考之當是荆公嘗有悔意故農寺
敢白上耳餘詩帖不能詳其歲月良愧該洽

跋朱宰所藏竹石

目錄竹石
作畫竹

余苦不識畫獨嘗得東坡先生竹石於司馬文正諸孫把
玩久之略窺其意今見此圖筆勢殊逼坡仙愛賞不已於
卷末得蔡子俊薛道祖二跋皆皆下凡空一藏畫名家余
幸偶合爾

跋朱宰所藏孫介畫

孫介不見朱氏畫史。孫按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孫遇自稱會稽山人廣明中避地入蜀遂居成都善畫人物龍水松石墨竹兼長天王鬼神筆力狂怪不以傅彩爲工又云初名位後改名遇此跋正當爲唐字遇字廣明中避地入蜀長於天王鬼神筆力狂怪不以傅彩爲工此畫亦然介豈其家學耶

跋林伯順七世祖畫像

陳子曰自元豐季年至今故家舊物希不失矣而吾友林大備所藏七世祖像見之面如生真家寶也公諱頌字雅文薛寺丞先生銘大備父嘗識之序引中公起家累數鉅萬而不及仕今衣冠蓋貌工尊大之云

跋謝大成所藏曹公顯墨跡

高宗中興一時元從皆將相也公顯獨善避權勢以眉壽終今觀所遺謝大成雜語一紙豈偶然哉豈偶然哉大成與余同年生而強健過余薄物細故身親不倦亦必有得於此矣

跋姚愈

據目錄補次韓所藏其祖闕此四字元缺目錄錄補今據項氏傳森校補正修禮書堂帖後作藏其闕亦誤

余嘗論前朝應制書若寶儀蘇曉同定刑統而世但稱可象司馬光趙彥若同上百官公卿表而世但稱君實蘇洵姚闕同修太常因革禮而世但稱明允之類歲月浸久將失其傳令人太息今三館書目言百官表爲溫公撰是已鉛槧尚多湮晦況於事業尤可嘆息如研論事物顧據於口耳之傳其然豈其然乎因姚公孫次韓出示堂帖遂書其後

跋黃元章所藏山谷墨蹟後

以余所見士大夫家山谷墨蹟皆可寶獨衡州守鄭如密醴陵丞李九齡與今元章所藏適其家世舊物然後知得

之它人與魯納郟鼎何異自百餘年間故家三世希不失者而元章凜凜有論新法意象又不但家藏如此

跋吳興陳錢芝草圖

頃桂陽癡中柱去礎三四尺所出芝一本婦子不以為祥撥視余蓋恍然嘆芝不遭也明日故楫復吐三葉紫質黃緣飾見之奇甚余雖異之但令婦子輩謹視毋撥去逾時色爛然不敗今覩陳君繪芝為卷自內相李公宗伯倪公序且頌其所自來不虛得又追嘆曩所產芝非特婦子不好事雖余亦不好事也世固有尤物要其名字出不出顧所遭何如人爾芝嘗遭漢武宣者如余安足道哉因題陳君卷後以自訟云

跋樓大防重屏圖

右重屏圖其一圖蕭然衰疾人也識者以詩知其為自傅

疑當作自傅

無疑其一圖衣冠容貌皆甚偉必王公大人而莫

知之者王君明清獨以所嘗見廬山祠堂其夜並圖善像

此句有誦缺謂其二人為李中主韓熙載更二人亦不知為誰也嗟乎名字之著不著如此哉孔子所論伯夷叔齊齊景公萬世不可易矣

跋孟蜀王書後

余讀漢文賜南粵王趙佗書知西都之所以興也周世宗一世英主而昶以偏方通上國方哆然自大其語多諷刺不遜其能免乎後而蜀亡諸君子顧以文詞取之何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策問十四首

問以文詞取士而病其不以實學應科難矣唐之科目繁密已甚然兼采譽望不專決於一日之藝猶少近古國朝雖視唐制加詳而祖宗盛時蓋有自藩邸熟聞其人已迺定爲進士第一而大名舉子尙以德行自相推先國子監嘗遺進士有司尋復懷賦上殿詔特取試禮部蓋有唐之遺風焉賢公卿大夫率於是乎得之粵自一切任法而概以繩尺之文雖有茂材異等語不中程輒弗第錄繇是場屋始以綴緝揉熟淫靡之文相師而士氣日卑議者病之逮以時務發策以求實學要之不離於文詞胡能相遠周漢之制誠不可卒復伊欲尋祖宗之美稍寬學校貢舉之法以漸復唐舊宜不甚難施行而難者咸曰世風風字明本元缺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三

一

本陳

益薄人益不足信將以私意撓公道必

元作

備法而

後可夫自鄉貢不得以待闕官考試日者銓選又增委保之員而國之貴游子弟將置別頭若是亦已察矣於今士風何所損益諸君其各誦所聞焉

問議臣以太學補諸生羣試者動以萬計故

陳本

改制以

約之以天下閒歲舉子之數百取三焉謂之待補蓋其嚴如此而邇臣之請迺欲博訪動賢之後淪於編戶者皆得附試胄監如國子生夫均之爲士也禁其爲舉子者而開其爲國子者何哉且禁其爲舉子者固曰將以抑競進也以今閩浙諸郡誠不可不抑然往歲邊郡復言二廣之士率二十餘年赴春官者累數千人而上第者不能以十數方欲尋漢故事以戶口率別路以考之以示優異夫均之爲舉子也既抑內郡復於外郡加優焉何哉開其爲國子

者固曰將以勸世族也欲其知學誠不可不勸然近制自
在京釐務官不得以總麻親附監試甚者雖公卿大臣去
國逾月則子弟不得補國子生夫均之爲國子也在於昔
寬之而今者顧吝嗇又何哉上方嘉與寓內之士共成治
功而有司選舉之說不勝異意且均一之政何所彼此苟
無旌別必且猥并二者之論未知折衷諸君其切磋究之
庶有合焉

問漢兵制皆秦制也自遷固諸史云爾夫漁陽之事秦效
亦可觀矣而終漢無驕卒之患何歟將隄防之禁特密歟
田家子至不識尺籍五符而發諸侯兵或有非虎符驗者
其隄防果有以過乎秦否也或者繇戍之法簡以便歟以
淮南地遠往來中都者甚苦西北邊郡五尺以上不得休
息吾未見其簡且便迺若是然也不然則餽餉足而賞賚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三

二

之優歟塞卒乏糧戰士無祿上功幕府輒見繩於文吏蓋
當時已病之矣又不然則士安於將素有以撫循之歟觀
漢諸將大抵臨事輒置不聞其兵久隸焉者也抑有甚惑
焉宰相之子不免戍邊而故二千石將軍都尉猶給軍賦
亦甚亡等矣而士大夫不以缺望又何也積是數者非制
之得然則果秦制也而成敗異變豈獨幸然耶不惟士然
凡漢置將奪之軍可也廢之可也累功不封可也甚者誅
放而卒莫敢握兵於境負固以要上何因而得此不惟邊
將自京師南北軍諸城門兵屯一時典領位尊寵渥幾震
主之威而亟拜亟罷無一人愠怒裴回而吝權者又何道
以馭之歟蓋聞光武之興罷都肄前漢書霍光傳光出都肄
元作肄省元作升按後漢書光武建武七尉職削功
事元作肄省元作升按後漢書光武建武七尉職削功
誤今據正年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官今據正尉職削功
臣之權而省材官騎士不置所以爲兵慮詳矣東都顧竟

以兵斃無乃闕略者善而二按當一作工者拙耶方今養兵甚厚而屢驕將帥無顯功往往富貴極矣而意不滿上恩視漢有加焉而無其報厥咎安在願與諸君商漢氏之得失而悉數之以推見其明效據古馭今將於是乎取焉

問漢理財稱蕭相國而史佚其事夫巴蜀之饒武帝用之西南夷矣悉租賦不足以更費至以都內錢續之均巴蜀也而相國以饒東郡數年無乏事關輔流民往往就食其中其計果安出歟然尙有可解者曰武帝遠輸耗耳諸葛武侯又用之關隴出師曾不過武功木牛流馬之智工矣而轉輸輒不繼夫以相國視武侯未能遠過而武侯迺若此其缺安在方漢初定大啟九國居天下太半各擅其賦天子所自有僅十五郡列侯公主頗邑其中自山澤之租各自爲私奉養外纔十五稅一耳而治宮室建城闕講朝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三 三

儀調兵山東無虛歲迄無經費之慮武宣以來諸侯之地亡慮多削入漢一日省耐奪侯者百餘國大者至三四萬戶賦入視曩時絕遠甚而用力益勞征算日益繁亦必有故矣元狩元封之間天下蓋多事矣始元以來號稱富實宣帝蓋英主也一時司農又善爲計而西羌之役大司農錢輒不贍於用甚者請糴邊穀百萬斛不能具何直若是廩廩也方今版圖西奄岷冢巴蜀之饒自若也北界淮濱蟠漢之陽東薄於海南巨番禺所謂九國之略又十有六七恭惟祖宗盛時關河三邊宿兵迨五六十萬大抵倚辦東南爲多今戍邊之眾孰元缺从陳本與河陝而東南所入視舊增羨計臣願以日月爲憂蓋嘗推漢之所以贏縮而不得其故且於今重有惑焉願悉陳之如欲曰得蕭相國者而後可又似迂闊不切於事情者矣

問風俗與世汗隆其所由來蓋非歲月之故矣周漢作漢

之季可謂俗弊漢興經營四方日不暇給其教化未甚明其學校未甚興其公卿大臣多出戎行而學士經生相與

講明者尙缺如也秦氏餘習曠然丕變高者光明碩大可以任重其次亦篤厚忠實烝烝不至於姦下迨毗庶莫不

自愛重於犯法自唐衰今當作更蓋以音近訛於五閩俗益大壞藝祖龍興曩時機變傾覆嗜利亡恥之風一旦銷磨無復存

者文武遺烈可以燕及數世嗚呼盛矣以余論漢之澤至於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而本朝之在人心者雖鐫工

不肯附名黨錮之碑三代之盛庶幾焉夫以三代積累漸摩之功深矣顧成效若彼未聞以大做積壞之餘曾不必

世百年而興起若是易者是則何道歟豈所謂今古之異事半而功倍者歟誠若是聖天子當宁慨嘆以善俗爲問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三 四

十餘年於茲矣而未覩其變則其咎又安在歟諸君試跡前事以稽當今之故本末源流必有可指陳者矣

問以當世之治亂成敗考論古今之士略可觀矣春秋之季晏子在齊叔向在晉蘧伯玉在衛季札在吳皆賢士大

夫也然浮沈自愛無所能發明功名者申韓蘇張蓋戰國傾覆之徒耳而富國強兵所試輒效此其故何也漢自元

成以來士習偷墮視東都節義有愧焉及觀亡新之敗寇鄧耿賈之倫拳拳於漢卒復舊物三國鼎分則散爲曹吳

之役者不可勝數其不忍捨漢者諸葛亮數人而已是何節義成俗而識所嚮者滋寡也唐襲八代之衰歷房杜姚

宋不能救也詩至李杜文至韓柳經術至啖趙庶幾乎古而唐口衰矣內則朋黨外則藩鎮皆一時之俊何沒沒也

將所謂文與政通者非此之謂歟宋興七十餘載百度修

矣論卑氣弱儒士猶病之及乎慶厯始以通經學古爲高
救時行道爲賢犯顏納說爲忠嗚呼盛矣然向者丁寇呂
范之朋黨興而復熄慶厯以後則朋黨遂熾而不可救而
世故亦非向者之覩矣豈論卑氣弱乃所以爲盛時耶有
司惑焉願與諸君訂之

問恭惟主上嘉與宇宙之士共成茂功日者除吏不以年
勞不以等級庶幾學士大夫洒心自奮行有歷年而齷齪
守文之慮未易於是順考祖宗之憲混一流品不著左右
所以并包兼容德意甚備士思所以報稱捨此時尙安須
耶仰惟前朝訓迪在位雖無察察旌別殊異案其式程陟
降抑揚厥有微旨願與諸君共紉繹焉以備採擇迺者改
秩有雙轉有細轉均之入寺丞監丞耳或自大理或自衛
尉均之入員郎耳或自屯田或自虞部於是有帶館職願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三 五

與試銜等者有以兩使職官願與判司簿尉等者艱易不
相絕也今將比而同之歟迺者循資或以四考或以五考
或以七考蓋淹速有如此者今舉不以日月爲功歟迺者
任子有銓銓有限年今得例從調歟迺者特奏進士蓋或
隔郊然後官之攝官然後考第之矣今與正奏槩無所齟
齟歟迺者堂後官流外雖有高爵位不過郡丞佐今皆可
以踐清要歟迺者以贓免敘復若員郎則自水部以轉與
它官特閒然今清雜之庸若無罪然歟推本九重之意所
以爲是混一流品并包兼容蓋曰勸士焉耳有如一遵舊
章清濁畢見無乃非所以爲勸歟但曰勸士毋以見清濁
爲也或者非順考祖宗之成憲歟然則如之何而可

問古者詢民於射以進士由是而擇於澤試於官而得爲
大夫若卿諸侯故禮樂修明而無敵於天下日者聖天子

深監文弊采擇議臣之奏爰詔進士乙科以上兼試之射
文武官自五品人錫蘊射於禁圍稽之往古將宜於今四
方之士亦旣靡然向風矣蓋聞射禮自漢而下但曰朝儀
具文云爾用之戰鬪往往屬諸羽林期門材官騎士之倫
是故升降揖遜野人莫之識飲飛射聲之伎亦不於經生
學士取也今也不閱於田不習於鄉校而徒試之廷得無
若具文然者如必曰閱於田習於鄉校次第而後至則井
牧鄉黨之廢久矣或曰雖難卒行盍少近古故事陝西有
弓箭手河北有弓箭社得古寓兵遺意而取士無與焉宜
舉行之頗依漢選六郡良家子爲郎之制閒歲大比以秀
異者上之於春官春官雜用今武舉法旣射然後科第其
文詞於是而試之廷高者試補吏下者報罷其舉送若考
試官亦頗依漢選舉法有賞有罰若是則庶幾乎古或曰
士文勝久矣必且失業又曰民未知禮而閑於武事將有
它患然則古終不可復歟諸君幸相與圖所以稱明詔之
意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三 六

問春秋以來楚之卿材晉不如也而越有君子六千人東
南蓋多士矣說者顧曰漢以豐沛功臣定天下唐初人物
并汾居多熙朝慶厯元祐之盛大抵關洛諸公卓有聞焉
而東南之士功業不槩見於世何歟吳中子弟荆楚劍客
宜潤弩手班班見史籍皆天下勁兵處也漢置都尉九十
而九江臨淮會稽丹陽豫章財各一尉且它復缺略唐府
兵六百三十餘所江淮兩道不過八九中朝義勇亦但取
之關河三路夫苟欲強兵者必在西北豈其民亦不足用
歟九州之險捨河渭則江漢淮海矣而山林沮澤之多至
荆揚而窮用武之國莫加焉竊迹前事七國之秦楚三分

之吳魏五閭之周唐成敗異效迺若彼夫形勢抑豈獨弱歟自昔轉輸之富曰江淮最而鹽也茗也香礬珠貝之屬也視田賦又數倍世所謂財貨之淵者方今擅有之矣比年大農之用塵塵無乏夫是數者之利自若也又何繇若是然歟儒者貴知務才之不競兵之不銳形勢之不及財用之不繼務孰急此者而但曰勿講舉而咎之東南之故則何貴於儒者孟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況以四海之半又況古人有用之如前所陳者矣豈曰不可願諸君疏其方略以告

問古者重戎事宜無一闕而舟師不槩見於經何哉舫人習水著於明堂月令之書而世所行太公六韜蓋有水戰云然則古有之而失其傳耶案周制徒出於井馬出於印車出於甸旗鼓甲兵率賦民爲之假令有舟師豈徒無所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三 七

取給歟而莫詳其制何也春秋之季東諸侯亟用之矣伐

吳之役楚舟以無政無功然則舟師宜亦有政明年爲元

本陳掩以井牧之法治楚兵賦車藉馬而舟楫不與夫舟

楫不出於井牧之賦將安出歟吳疆之役沙汭之役繼此

累見豈其取辦於倉卒之閒馭民而用之歟越之報吳也

凡四萬五千人而習流二千耳越固澤國也而可以水戰

塵乃及此若然吳越之民殆未必盡習歟夫舟無定賦士

無素習安在其爲東南之長而類以得志何哉漢於邊郡

置車騎水處置樓船各有員數且算賦漢所以治庫兵車

馬者也水處以樓船易車騎其亦以算錢充費歟否則未

聞也案地理志廬江有樓船官今夫水處不但廬江郡而

已也它郡不置而廬江獨設官意者度縣官錢治船艦於

此歟博考諸傳則尋陽有船會稽有船博昌有船桂陽零

陵豫章皆有船夫廬江獨設官而他郡類有之豈其非在官之船故無司存歟不出於官而調之民是亦所謂取辦倉卒閒耳亦得有員數耶謂無員數也傳有之曰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以擊南粵而淮南之書亦有所謂樓船卒水居者斯其爲有員數昭昭矣士有員數其船楫不以倉卒辦也亦昭昭矣然則舟孰從而具士何如而役可得而考歟中興以來材官騎士旣罷而三郡棹卒四部黃頭班班猶見豈尙沿西京之舊歟江左六朝舟師甚設而制度缺略不著梁史有公私船之稱大抵或官或民初無所定陳之末載防戎船艦悉還都下江中至無一隻以此推見誠無足云者至唐制府兵於樓船未有處也然而荆襄總管兼統水陸鄂兵出討大治元缺从陳本步艦亦必有法矣而兵志無傳焉抑又何哉方今江海要擊其備嚴矣閒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三 八

者有卒然之警猶調民艦以佐王旅漁賈無擬發之常州縣有乏興之遽一時趣督往往條理未彰或被其患伊欲以鄂渚之戍施之沿江自荆達揚許浦之戍推之沿海自吳達閩聯次比伍輯以軍政使之大小相維遠近相及而稽之周漢叅之楚越按之梁唐之閒靡有成憲且夫治船置卒多靡官錢胡能贍之一切科民則有不忍儻曰國家暇時姑置勿講卒有檄發閩浙騷然尙循舊貫財戍要津而氣勢不通無益攻守宜安設施幸諸君察察陳之母徒曰道德藩籬將安用此

問昔者大禹排淮決漢導三江定震澤而荆揚之患去方今淮甸爲國藩籬震澤近在股肱郡言水利宜無先焉蓋聞毗陵吳興之閒淪爲沮洳者皆故墟并聚落也桑田積多征賦積減說者頗咎漕堤曰禹迹三江僅松江存耳自

堤作而江不足以瀉湖由是歲患澇溢宜決之便是說則然矣顧今行都北門堤居孔道芻糧銜臚可以坐集他如商旅之湊郵脫傳之速使聘之便捨此無由焉朝而亡堤數者夕告病矣如之何況泐堤以東放於海斥往往桑麻沃懋利賴彌眾卒然隳壞怨讟交作如之何往者范文正公欲疏渚浦以佐松江之流蘇文忠公欲立千橋以通漕堤之壅儻可行乎雖然當范公時曾未有堤也殆不可與今同論若曰千橋橋成堤潰則患在數年之後與在旦暮何異未見其可也或曰六朝都建鄴運道不由京口蓋自破岡瀆入秦淮自淮入江而破岡之東下荆溪道今蘇湖二州閒所謂下塘者可以徑度設若無堤漕將出此雖然曩時都建鄴唯便漕口斯已耳今都臨安匪直爲漕慮也假令萬一有疆場之事長堤七八十里眞所謂枕席上過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三 九

師者廢陸而川是內自阻而他患且如故又如之何淮元

陳本作湖按當作淮塹陂堰不可勝計卒難徧復其不可不復毋過

數處泗口可以趨廣陵渦口可以向六合肥口可以下合

肥古人於是因田以設險因農以置屯大抵安豐以東則

有芍陂鹽城以西則有射陂其閒斷流爲阻則廬江有舒

水龍舒有饒水巢有巢湖滁有滁水六合有瓦梁淮陰有

白水塘皆用兵所逕也欲阻北道要無易此頗聞今茲豪

右之家名田一畝占地數頃阨塞類有主名矣胡從而得

之強之而歸縣官耶必紛然其擾不忍強民則地勢不比

民居不聯而可以屯田者未之元作知有也或曰更以他地

否則歸之直夫冒地以要公上倖民之利也爲國而利倖

民奚以爲政若但曰官治陂堰俾民自耕土曠人稀終爲

棄壤然則又如之何而可鄧艾之迹杜預廢以成功何敬

洙復以貽患夫豈皆不足爲耶事有召禍法有起姦自昔
病之矣淮浙之閒而水利不興焉何以爲國徒利之興一
切不顧必有被其殃者願諸公切磋商究之有司將擇其中
焉至若江漢以南疇豕以東凡見於馬遷之書班固之志
桑欽之經何者所當修理科鎖條畫世所論著若白氏之
記六井曾鞏之敘鏡湖單錫之論西浙何者所當依用併
幸母略

問仰惟本朝至仁宗盛大仁厚擬周成康而過漢文景也

自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極人物之盛

元作成據後文正

具在其時

是何其盛哉蓋歷年過於文景之相繼而事業何止這樣
無他而已彼好治之心不宏如賈誼董仲舒爲諸侯傅爲
博士無事功可述也仁宗朝士由一介恢振斯文卓然配
古者四方相望而不世之賢能大用顯承與夫彙征於時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三

十

眾矣慶厯閒屢出手詔開天章閣銳然以天下事責成大
臣然後諸公奉行佐助不爲無大功者而韓公范公富公
獨當建議又收用端人增置諫臣中外議論相應如明按
察抑僥倖去冗食謹入官選將帥之類韓公所疏非一至
范富二公俱條當世急務如取士安邊之要減任子革磨
勘謹赦令厚農桑擇守宰易監司數事而范富二公有所
條相類而所條畫不同者又欲參其所長大體三公所陳
汲汲於進才能退不肖而去宿弊也浸以施行矣而醜正
者口去之他日所以委寄二府賜給筆札體貌不殊倉猝
固口或未足數而不同於諸生對策者其歸而條上亦
有可口言歟此其尤著者班班上下若近若疎所以爲人
才之盛皆可考也夫事有本末有名實有凡目而緩急細
大係焉願以獨盛之日人物之盛所以有意太平或用或

言者備陳之將以仰裨今日大有爲之治毋易言也

問治亂廢興之故數千載閒其既有聖賢之效者所不論矣自餘豈無渺然長思放言而太息者要皆謂成康後無善治周孔遠無正學其志往往磅礴宇內而求一世之盡從吾說而不可得也然至今獨以孟氏爲是其果然乎彼荀卿於制作之原富強之效視帝王六經所論無一不周楊雄雖不如荀之詳也如椘革斷鞫所以諳諳於唐虞成周云者意亦獨至自餘有師說家法者陳經制長策者俱非魏晉以下所可及王通謂可以再造彝倫而悲末世之苟道韓愈推孟氏之功不在禹下原道所言亦非他儒者能及之雖然愈則曰孟氏之死不得其傳焉自是舉世同聲和之顧豈無人哉抑孟氏之名已尊而人不敢異議也果有所見哉此不可因人而言也本朝歐陽公之門學者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三 士

方盛尤善論文學政事恥一事物不知泰山徂徠閒則有行修經明學者所謂師表湖學胡公尤篤治道其學者多有才效號爲學術尤備汝南周氏二程先生關中張氏以道學倡天下論學在當時遺言至今日世亦戶知之矣雖然成康周孔之後道術爲天下裂治效泯然不知由起之故所謂渺然長思放言太息數世不過幾人而論議顧不復有如孔孟之一藉彼荒唐之鳴長短之說如昔日之甚不知學者何所取爲不□之證以敵異端歟今而曰伊雒云也自周孔以來寧獨賢歟其閒作者多矣若貌敬口是因人之言則非學者矣彼其曰治國平天下物有先後也致知格物云也篤恭而天下平也無實可議無證可考夫作王制議大事儻幽冥而不知漢儒且深病之是其所論尙未周歟雖然彼其考古今精矣而顧多論大體何歟其

有得於古今之精所以守經遭變者可得聞歟若是與孔孟之傳無一不相似也則委吾心布四體以求聖王之興元作與可也若不能自信終身悠悠於一二之見則如昔之作者皆罪之書不云乎九州滌原四海會同願歷考作者相與輸中心而講之母徒游言而已

問周官六典各有攸司而其閒錯綜不齊若相輸而不相次何歟司馬兵管也宜凡夏官之屬皆介冑之士師田之役也今也司士掌羣臣之版正朝儀之位而隸於司馬且夫掌羣臣之版與介冑之士不可同僚也正朝儀之位與師田之役不可以聯事也而薦官顧合爲一無乃非其倫乎豈以爲折衝俎豆不過闕庭之上乎不然則必習於賓贊之儀而後可以治軍旅乎或者以爲是秦火之後簡編雜揉然也儻以爲簡編之雜揉而今制右選之士言事上閣殆有若周官之遺意則又未可以咎秦火矣其推原古今設官分職之本詳著於篇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三 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雜著

瑞安縣學上梁文

吾邑有學繇慶厯而來諸生置員於崇寧爲盛久矣趨廢
誰其嗣興弛百役以獨先彌三時而具舉有嚴函丈可以
橫經於絮周廬可以肄業其惟聖考侈廟貌之前觀顯允
賢侯輯儒先之善筭事關風俗歡動州閭斯抗修梁爰申
善頌

東吳會修門一葦通壁海源源流道德也應泮水日朝
宗

西峴首蔥蔥雨露低更上觀潮試回首朝陽合有鳳凰
棲

南一曲清江與地參驚世文章曾不露橫塘居士府潭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四 一

潭

北閩粵羣山來不極三峯之下可無人能以功名畱翰
墨

上閩闔方今開蕩蕩少微正照斗牛墟此有隱淪誰與
訪

下七八十翁多在者自言生不識干戈長得兒孫皆爾
雅

伏願上梁之後羣書充棟多士填門相維鬼神無風雨漂
搖之患燕及膺祚皆山河魁磊之英

到桂陽謁宣聖文

其惟夫子之言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乎
某質薄氣狃誤有民社願事斯語以免於戾敢告

桂陽上元設醮青詞

迺者庶證非常連陰不解爰方假守何以召和會王
初頒雖修故事面天威之甚邇實貢忱辭恭願哀矜一
嘉惠百穀事關民命寧使臣霑僥倖之恩咎在臣躬毋令
民被陸危之患

桂陽中秋設醮青詞

疾痛呼天輒自忘其僭越高明覆物終不忍於顛隳永惟
返風滅火之祥何啻虛谷應聲之速敢憑羽侶式謝鴻私
恭願不異塵凡有來胙蠻憐臣斗筭之器雖負民社而不
勝念臣葵藿之誠蓋填溝壑而未已遂無他咎以迄終更
桂陽軍修城隍祝文

有屹崇墉爾神主之彼圯而闕宜崇補之築之闐闐尙呵
護之允也有成維皇其嘉與之

桂陽軍禱雨文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四 二

某假守於此大懼涼薄不足以□□□用昭事明神以祈
歲事迺者烈風荐作嘉澤弗周粟□□□禾且憔悴夫爲
吏之日短神與民相依之日長奈何以吏之不德而爲斯
民病也敬申前請敢告終惠

謝龍山渡明應侯

元作侯明文
應據目改

維侯所宅桂陽之望風雨不時於是焉禱其諸古之所謂
境內名山川歟茲者嘉澤弗周烈風荐作菽粟幾空禾且
就槁固宰物者所以謫吏而侯亦豈遂忘此土也遣官乞
靈齋宿以埃侯不督過而辱霽施之某雖無以愈人猶足
以伐石譔詞昭示後來永永無怠

周子名說

周子請名余命之曰仍之蓋取古仍孫之義周氏之門父
子孫凡三世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

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夫欲爲士大夫者必世其家者也三姓之舊於今爲庶畢萬匹夫也而大有後於晉國是在懋不懋而已故字之懋長

朱子名說

吾友朱同之之子名植字直卿□□□名字所從來曰祖父所命也欲易其字爲直方而植□□□因書以遺之使持白祖父視如何也

謝居士贊

貧而好施隱而好客終身鰥居而義不廢嗣息豈其所謂非儒非墨而自適其適者耶

自贊

以學多病以貧數窮佚我歲晏亦二者之功□□□歸寥寥太空儻不離人卽爲良農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四 三

桂陽軍告諭百姓榜文

照會當職到任欲得民間通曉法意檢坐到見行條法如后

父子律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闕者徒二年

教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關情重者鄰州兇惡者

千里並編管

教諸生子孫而棄之者徒二年殺者徒三年收生人

共犯雖爲從殺者與同罪棄者徒二年半並許人告

若地分及鄰保知而不告殺者徒一年棄者減一等

夫婦律諸妻無七出及義絕之狀而出之者徒一年半

雖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去之者杖一百追還若犯惡

疾及姦者不用此律

房族律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

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爲隱部曲奴婢爲
主隱皆勿論卽漏露其事及謗語消息亦不坐其小
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
律

律諸告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其
告重者減所告罪一等卽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
告大功尊長各減一等小功緦麻減二等誣告重者
各加所誣罪一等卽非相容隱被告者論如律其相
侵犯自理訴者聽

鄰里

敕諸訐告之罪若於法不應告之人雖係廂者鄰保
亦不得告

敕諸事不干己輒告論者杖一百其所告之事各不
得受理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四 四

律諸鄰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
不救助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
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論其官司不卽救助者徒一
年竊盜者各減二等

窩藏櫃頭誘略

敕知人犯罪而藏匿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不須事
發被追藏依匿罪人法其知情停止人犯徒以上罪
者准此

律知情藏匿罪人若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各減罪人
罪一等

律諸博戲賭財物者各杖一百

舉博爲例
餘戲皆是

贓重者各依

已分准盜論

輸者亦依已
分爲從坐

其停止主人及出致若和

合者各如之

敕諸開櫃坊停止賭博財物者鄰州編管於出軍營內
停止者配本城並許人告廂者巡察看營一宿提舉
人失覺察者杖八十

律諸略人略賣人不和爲略十歲以下雖和亦同略法以爲奴婢者絞爲部
曲者流三千里爲妻妾子孫者徒三年因而殺傷人者依強盜法
和誘者各減一等

敕諸略者和誘人因而取財及雇賣或得財者計入己

之贓在一名處頻犯人不倍略人者以不持仗強盜論一貫皆

配千里婦人五百里編管因而姦者依強姦法和誘
者以不持仗竊盜論五貫配五百里婦人鄰州編管
其知情引領牙保若藏匿被略誘者各依藏匿犯人
法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四 五

右仰汝等百姓各詳立法之意欲汝慈孝父子有恩故有
供養有缺及違法教令及不舉子之法欲汝安錯夫婦相
保故有七出三不去之法欲汝和協宗族如一故有相容
隱不相告之法欲汝交通鄰里無爭故有不得告訐及相
救助之法欲汝守己不務貪婪但利其家卻爲眾害故有
停藏開櫃誘略之法迺至鬪毆姦盜每事有條意在禁汝
爲非勸汝爲善當職今節取數項係父子夫婦房族鄰里
要切事理明以教諭汝等皆有良心其俗質朴比之諸處
公事最稀若更遵從不致違戾雖有官府刑何所施更冀
得力之家津遣子弟從師就學興起門戶其餘勤謹農桑
愛惜錢穀祭享翁祖看守墳墓如此則骨肉相勸里巷無
怨和氣所積天道不差風雨必調五穀必熟可使此邦永
爲樂土至如徭人實同省地久來往還何分彼此設若軍

縣催科或公人下鄉恐嚇保社復相追擾或覽寄等家兜收過多或代納上戶利息太重之類凡有枉塞並仰披陳至於當職自有過差諸縣不能體恤儻以看望未欲興詞但希書簡相投或因寄居學職過廳見論庶幾通知從汝之便

桂陽軍告諭納稅榜文

照對軍縣每年起發省部總領諸司錢糧并支給官兵錢糧貫萬浩瀚別無課入全藉稅戶夏秋銀錢分擘應副當職到任據平陽縣丞狀申驅磨見得自淳熙十一年秋至十四年夏六料銀錢欠數不少除十一年已准赦文自第

五等已下除放外餘四等以上并十一年夏至十四年夏

六

三料理合拘催切慮稅戶不易難以一併了納當職今同眾官計度將十一年四等以上戶共欠一千二百八兩有

零并十二年夏十二年秋共欠一千五百七十四兩有零

共欠三料未納之數時暫住催自十三年夏料爲始催理

又慮稅戶日前已將錢米交托與攬子店戶等人卻被兜

收入已致作名下掛欠已行下知丞分鄉具出長名帖子

付逐都保正戶長仰各巡問甲甲內人戶如委曾交納託

與人見有干照卽仰保正類聚姓名保明申縣切待於交

攬人名下追理自餘委係本戶卽仰趁時赴軍輪納今立

寬限十三年夏秋二料限二月終十四年夏料限三月終

更不准前遣官差人下鄉搔擾乃已約束受納等處每銀

一兩減五文足搯子錢減三文足役錢一百文足收會錢

八十三文足每一貫減五文足搯子錢減三文足苗米官

田職田米每石減十二文足每石倉用米減十五升攬子

米減五升和糶米每石減七文足每石倉用米減十三升

攬子米減五升省義倉米每鈔減五文足每石倉用錢減十三文足倉用米減二十二升省攬子減五升省銀自一錢以上米自一斗以上准此曉示去訖候至限滿見得錢物次第若是正稅自足了元作辦一年支遣當議再將本縣久例無名科斂並行蠲減以使人戶若致限滿拖延不肯了納仰本縣將欠數多人中軍點追別有行遣

桂陽軍勸農文

照對守令勸農國有常典循習之久但爲空文當職以里巷通曉之言勸諭汝等開具下項

一閩浙之土最是瘠薄必有鋤耜數番加以糞溉方爲良田此間不待施糞鋤耜亦希所種禾麥自然秀茂則知其土膏腴勝如閩浙然閩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此間所收卻無此數當是人力不

上齋文集卷之四十四 七

到子課遂減奉勸自今更加勤勉勿爲惰農坐視
豐歉

一門房鄰里切須和睦莫與疑爭訟界至田塍各據

永業火下牛畜迭相借助少有言氣且務休和才到訟庭便妨日子沉復般裏倍有勞費假如有田十畝歲收不過十石供輸之外贍養良難豈宜因訟耗財自取狼狽

一了納租稅務在及時今來受納倉場並是當日給

鈔銷簿如有農家或將銀米憑託攬子鋪戶等人須是便取去赤鈔爲憑不可信受手會白關之類所慮攬鋪兜收過已致作掛欠正當農務忽被追

呼

一陂塘水利宜從古來上流下接公其分使若甲水

占吝害及乙丙羣聚爭奪甚者到官期集鄰保追
逮證佐動經旬月方得事明本欲獨得便宜卻被
兩相妨廢

一生借種糧貧者不免先須量力莫據眼前借貸太
多債還不易及至空窮卻謀昏賴所是富家亦合
量本收息除豁積欠難以遞年登帶恣爲貪婪若
貧者昏賴不還富者貪婪已甚日致興訟罪有所
歸卽非主客相資鄰里相保之道

一此間典買產業或瞞昧卑幼或不儘問親鄰或因
抱種交業不時或因白與當作契投印違限之類緣
此無賴等輩執占爭論先自蒞種徑行收採比至
到官惟憑契約往往得產之家雖用見錢反以違
法失理遭罪請自今遇有交易子細審度凡涉前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四 八

項數端之類幸勿向前以貽後患

一此間多有無藉之人告人絕產及至到官或有恩
養子孫承代或有吐退近親遺囑其初官司未知
來由須至行遣甚者抄估比至給還動經年歲以
此失業深屬可憐除已行下諸縣自今如有的是
絕戶卽仰都保連名結罪保明具申方與受理自
餘勿干涉人妄有告訴重行科斷

一諸縣夫遞除是般輦綱運錢米雖當忙月亦或不
免其餘雜役宜且暫停如官司差使重疊或無輪
次苦樂不均及承行等人取乞搔擾迺至應干賦
役有妨農蠶使汝失所並仰陳訴

右仰汝等遞相勸諭務在遵從庶克有年毋令後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五

祭文

祭兌光居士林喬年

齊魯兩生視漢功臣爲貴列國之千乘不如洙泗之一言世固有公論也公名不至仕版而凜凜鄉評不在諸賢大夫下夫豈求之嗚呼士之聞見公者亦可以興矣功名一時典刑千古形器雖亡道德如故我等親舊今來哭公三年之喪於此觀禮自今余鄉起孝起敬其誰作之瞻言者老潸然淚零何啻此夕

祭王詹事

吾鄉自昔諸儒有作剛毅敦龐是以爲俗中更權臣擯排其尤喬木云凋何草不秋誰其似之惟公嗣興屹立堂堂萬夫典刑梅溪之原簫臺之下公車不駕市無翔價簫臺之下梅溪之原公休於廬菴無違言公行未久公歸白首邦人父老欲執之手天子起之愛莫止之羽翼四海匪我敢私忽焉此觴涕泗如水百爾有恨不如我同里

祭芮祭酒

嗚呼欲從先生游十年於茲蓋亦數相遭卒幸相親也而受教不少延何哉天耶人耶前年寓會稽會先生爲部使者有來言先生將就顧汝口某口愧焉尋如毗陵弗敢見明年東還先生適長太學是秋將攻試增置生員又以嫌弗敢見旣幸備數諸生先生孳孳焉望某來也比至相待如賓交甚者從二子辱臨拜又命史持立無答拜爲是懼也又逾月弗敢告而去嗚呼誰謂先生歟而遽止此也夫苟謂遽止此也其寓會稽必無以愧自違也其還毗陵必無以嫌自拘也況爲諸生宜旦夕左右侍而又何忍以

相待一頃舍去夫以位望之殊也法守之察也世俗之莫已諒也顧小而失大其亦謂之人耶雖然自知求師友所得於天下纔數人耳去年哭劉莆田今年哭祭酒彼壽考者何限胡爲於我師友頻歲而忽焉亡耶且賢者縱不得大用獨不可留此下元遺吾黨耶且某也固無多求於世無乃亦不獲成就其私志考德而問業耶今夫汎相與類有幸不至缺絕也是謂天耶非耶嗚呼一忤權臣白首瘴鄉公論旣開時謂口宜何位不過卿死無歸居豈惟門人有淚如雨

祭張南軒

吁嗟先生惟以正終如何歎嗟四海所同欲知先生當觀之公軍旅有言魏公之子惠我律我魏公是佖如其卽戎誓與偕死學士有言瞻彼洛師昔在文獻往往闕遺口惟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五 二

南軒尚其嗣之朝廷有言豈無他人吏道趨變經生泥陳必若欽夫可以致君去欲其歸病欲其愈及此蓋棺萬事永已亦有咎怨莫或瑕毀嗚呼先生位曾不隆曾不卑卑與人爲通抑不立異收聲於躬維學高明維行粹夷維其待物一不以疑匪卽求之人實秉彝君子在世勿問勿處譬彼川嶽用興雲雨三農賴之以藝稷黍矧惟世臣喬木勿伐矧惟儒術不墜一髮生能幾何而堪契闊往歲玉山前年秣陵二公云亡令我涕零又哭先生我懷實并念昔從遊爲日則淺辱誨辱愛辱待甚遠自我不見常懼有覩有來湖嶺必惠問我對之翰墨如在右左蒙是曷稱罔敢違墮家有藏書國有太史雖微功業先生不死我心哀傷蓋不以此

祭薛常州先生

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忽若墜淵梅潭謂何其要
日損自易魯論餘勿挂眼明年會稽我圖西征匪適會稽
從兄毗陵毗陵何有聚書千卷曰此百氏各有攸見維古
相授待豪傑然我辱過施如何克傳約我博我有源有涉
譬彼草木自根徂葉匪我無師亦旣多友繫兄不逢歲月
空久我無所願没生爲役於兄居游無以南北瀟湖之上
其樂未央爲兄食貧去之他鄉兄使淮堧我客都邑繫名
春官驅馳靡及雪川之招豈不欲往有婦方娠瑣瑣羈鞅
會兄來歸我棲旁舍當暑之袪相期秋夜我嗟我命爲此
契闊矧今爲虐復我中奪魚亦有依鳥亦有羣我實何罪
恃無其人顧瞻四方羣公日徂劉不在閩芮不在吳我居
數人迺眷相顧幸踰其分罪此之故凡今海內知兄如林
我雖庸陋特知之深我觀六藝師自爲的書不見詩春秋
無易我觀諸子其說並駕佛老見奇申韓每下我亦觀人
鮮不異止此有遺事彼有喪已自兄作興廓之大同以斷
羣疑匠師泣工人之見之於何不一可以右左衡從伸屈
我窺度之惟心之平豈惟不虧抑靡所增天不生賢生輒
不試歎無全材雖全曷謂彼尺寸材功在夏屋而棄不顧
徒爲喬木凡今之人爲此隕涕我獨私憂皇恤當世世艱
道遠而使我獨有書未完有徒未淑誅之以詩哀哉已而
莫知我悲謂我胡爲

祭林安之

余游觀天下博交當世之士以自治蓋各有長矣矜畏潔
修者或亡涉事之具疏通雋達者則放乎繩墨之外而不
可羈劔心而趨約者幾矣又自六經百氏闕略而廢遺嗚
呼安之余固

元缺从
陳本

徧閱而僅有焉引而寘之諸老先生

之門亦不數數焉見之忽今亡矣余將奚望而誰期余游具區還會稽棲遲台鴈諸山之閒人迹幾絕安之往往先至而後歸金華之行積雪埋嶺安之之疾侵矣而猶不我遺夫十年崎嶇不便於家不利於有司不皇盡於其躬而無怠無悔是果何求者歟此意寂寥非篤學深思者未易與知也余年未四十多病而蚤衰自哭薛常州而百念弛矣獨將求古人之書日與吾徒講玩以卒歲而安之且死則吾志焉往而可爲世有公論於安之自不泯沒而非哭之慟則不足以塞予悲也

祭諸葛夢叟

嗚呼夢叟死生安計昔歲薛俎今茲君逝朋友相期扶持絕學慨此存者晨星夏瓘君之學問不爲逕庭曰意苟誠萬物受命固嘗講論茲道閱大尺矩寸繩其施或隘君曰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五 四

余聞力行以充力之所至日月未窮閉戶十年讀易求志朋友謂君不仕無義授官長樂勉君載塗曾未及朞上下交孚少出所藏已有端緒遂昌熾之豈不大肆眾目勞絲萬命流膏天意何如遽奪人豪維昔子厚託韓以死君沒見貽琅琅及此微君之屬於義猶然我力可及敢不後先酒禮在壺脯醢列几酌古陳奠永承君意

學官同祭王司業

公於載籍博覽強識上自班左旁洽百氏然不爲空言而已試之一二其於詞藻清潤豐媚而亦無斷章半簡刻畫名家之意至於心度純明發爲樂易望之簡如卽不忍去情親語狎閒以諧戲俄而肅斂訖事以治蓋庶幾德人之容非向同者之能暨若夫流離虜圍其年方穉南望君親生以爲媿聞關萬里卒伸大誼是又壯夫節士堅忍僅克

而得之天與匪詔匪諭嗚呼諫垣數月據蘊則未十年外服帝獨簡記晚歸周行善人有比兩學是師用有次第士論方屬乃銜不施某等於官爲僚有嚴位置公忘等衰陳改夷家人儕類絕去繩軌惠風和氣胡然山立而忽淵墜靡人不懷我獨切至寓哀斯文百紙莫旣

祭張簡之

余讀架閣公丈人之誄蓋聞兄之能服勞處約有孝敬之遺風矣晚見其行事自叔父一研一席蠹書敗簡汛掃度元作藏旦旦不懈施及米鹽講若疇昔余旣謂是誄也信而於是重有感也蓋余爲疇恨不及架閣公無恙然猶及

兄拊諸弟奉仲母以團居也俛仰之間事變不齊西東其廬几筵相望弟衰子經室自爲孤嗚呼此余所以重有感也余辱歸妹最知最厚於兄卒葬屬在疾苦斂不憑棺窆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五 五

不拊穴所以述其平生而銘諸幽者亦不得挂名焉迺今彌年克具觴豆敘德寫哀因以自鐫魂猶可招其在斯文

祭鄭自明

按自明名鑑三山人爲大木所壓死故曰奇禍見李心傳朝野雜記乙集九

嗚呼哀哉自明余與君游久知君之重其死也自爲諸生固曰士以一死何鄉不可及其居朝抗直自喜每一進見無諱人數以爲甚危而君益奮然雖萬死無恨然而閱其私蓋衛生甚謹也嘗訪君愛亭之上當暑命酒余食瓜果而君禁之勿多食他日過余羹菌以饋君曰疇昔聞有以茹此死者至今不近也啜茗飲水靡不博問恐以疾傷其母嗚呼君誠重其死而將有以處此矣迺今死奇禍何哉余旣甚悲而莫推其故且懼知君之不詳者亦爲惑也天嗇其年人害其名嗚呼哀哉自明余故爲斯文以哭君也

祭劉端木

嗚呼端木而止於此歟謂其容貌不澤齒髮衰變而無壽徵歟謂其疾聲遽色太喜怒以干和歟抑謂其強心於事而做做其生歟而端木咸無焉然而止此將安咎也嗚呼端木其心將以仁其三族其學將以著見當世而庶幾於古人其儀抑抑其言恂恂至於居爲畏友出爲拂士而取子之際能不以不義加乎其身於今之世吾見亦寡矣豈古所謂直諒之益木訥而近於仁者耶晚得一官無損於貧母老子樨旁無強親蓋擇地而蹈報效如此此某等所以哀籲之天莫知所云也

祭鄭龍圖

嗚呼道之不明亦既千載宋興用儒涵育數世故經術盛於伊洛而王化行乎元祐之際秦漢而下庶幾三代于何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五

六

文獻奄忽淪替中興斥扶欲起復蹶晚生小

無紀繫

惟公及從渡江諸老尙有典刑之學不墮紹

年靡然

流俗之弊本之躬行加之講肄充養和平議論方大析義利於秋毫兼博約而獨詣蓋伊洛源流與元祐之規摹於是乎在苦節至於長貧靜退見於初筮揚名二紀之久致位九卿之二既物論之惟允殆天意之將契我觀人物可爲流涕瞻前靡及顧後孰繼公於此時譬之東方未白明星晰晰續飄零之餘緒道倏歛之亨會方有識之自寬俄覆出於意外嗚呼哀哉痛在吾黨事關海內矧余從游辱誘以誨舍曰諸生視之流輩至於非望之期不言之愛儻手援其有益雖身危而不悔嗟今已矣逝將安賴祭具設而輒止文把筆而屢廢以遲遲之不忍尙發明而有待竟余懷之弗究聊一哀於此酌

祭呂大著

嗚呼理固難言事堪永嘆尙斯文其未熄儻千載而一旦
自夫孔門之徒盡經術闕焉遷而下史法亂微言卒墮於
佛老多識不離乎箋傳惟公紹絕學之遺統緬潛心於一
貫立六藝之要津涉九流而弗畔旣超乘於先得亦加鞭
於後倦可謂明古人之大體而能通當世之變汎觀人物
粵自秦漢勳臣擅其器略儒雅隆於詞翰通人焉草草法
士焉斷斷以余觀公與夫專善偏長之士豈可同日而論
哉若乃推本皇家講明文獻以爲藝祖造邦上規周室而
仁皇繼體之際庶幾於羞道管晏痛小雅之未復先羣疑
而獨辨推公之志歐富韓范緝熙盛之墜緒振元祐之餘
算又將會同錯綜招攜集散回萬牛於絕韉手六轡以徐
按合當代之玉石出中原於塗炭蓋自渡江諸老皆有遺
恨者也嗚呼憶學省元作者按先生初登第呂在太學當作省之初識怪伏焯
之方煽及修門之晚別幸後會之猶健相此意之攸屬若
一體而中判年偶同而智遲名近倍而實遠溢騏驥之先
狙望孤征於款段參移兮斗沒長夜兮漫漫耿余懷其何
極訴之人而有限元作恨與前韻
復从安正堂本望新阡而長號冀精爽
之一盼

祭朱處士

長

六

嗟乎學問散於殊人而尙德之風鮮選舉出於一科而遺
賢之恨多幸清議在下而吉人猶有自修於其家維公
行誼可以堪宗婣之蹤跡襟度可以受師友之切磋位卑
而樂施予齒老而工編摩自三尺之童待之若輩行而於
一鄉之眾未嘗有所誰何以余百念之俱冷而聞公之計
至於屢嘆而長嗟文以悼之我辭不訛非士無誅刻之山

祭章端叟

吁嗟端叟今孰不如問其位年弗逮彼愚吁嗟端叟相爾志慕蓋達將與當代諸賢在文墨議論之選而窮亦庶幾可祭於社識曰君子之墓中闕無相寄孥於旁盜騎屋山田園半荒土而至此可以悔矣而猶朋師不以四方誰爲夏屋能置松柏于何雪霜不待盈尺安陽之南豈無士友胡獨端叟哭者十九或斂之牀或沐之柩百爾無恨何必爾後余二十年交滿天下自春徂秋三泣大雅涕曾未收復奠斯學侑可無文其尙忍寫

祭張忠甫母

元脫母字據目補夫人

鄭子將官由拳維夫人之子贈喜卒篇曰子家耄弗暇顧官我感夫人爲之涕漣少學旁舍動經歲年今我求母而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五 八

爲隴阡若彼有母亦惟故牽東西居游各天一邊借云懷依無能粥饘亦有將母朝夕緘老與穉等于家之便百爾好羞不如式還曾是無憾惟夫人也全固也有子而誰俾然相他人母元作無類以利言微祿微爵至莫子憐矧夫人子豈時舍旃再縻次祠蓋云倦倦有如夫人願其翥軒豈敢自必乃林乃園迺此克孝厥安以專匪子之爲美夫人之賢惟賢實希元作乎嫺聯嗚呼云亡見不自先

祭孫忱輿

嗚呼忱卿而死於羊旅歟謂其藉祿以爲養歟則田園室廬於吾鄉可以甲乙數也爲好馳騁倦游而至是歟則疇昔端居簡出雖鄰不覩也抑爲以資以世以場屋得官而勢使然歟則舉不出此也夫士散而之四方略不過是數者而上焉者則名在當世欲退藏而無繇也忱卿可以免

此而卒以逆旅斂嗚呼是不謂之命耶雖然有鄉黨爲之
辦護有婦族爲之受弔者先事之三日壯子適至而帥相
聞之歸其鎮之逋俸爲錢三十萬而凡事無缺以忱卿之
得此又可以見天之報善人矣薄奠告哀文以慰之

祭妻母趙夫人

有言城南張氏稱首架閣之配草堂之婦曰惟夫人相其
孝友有言安固賢惟趙氏辟雍之孫郡丞之子曰惟夫人
是習是侶傳良鄙人辱交忠甫是於架閣則其叔父爰及
婚媼夫人季女我觀季女以我貧困且且謀食歸田是遜
匪教之素誰與無悶相彼從夫及闔外之議相彼愛子惟
區區是遺靖惟夫人厥婦之懿自我來增不見前作夫人
猶存可以觀略今其亡矣將安儀度我是以哭之斯文而
誦夫人之賢尙來者之知昨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五 九

祭孫諫卿

吁嗟諫卿無年謂何彼日戕生白髮醉歌亦有苦心利析
秋毫孰如簡靜曾靡殫勞亦有崎嶇暴衣露冠胡然深居
而祇自殘雜草彌原墳陳本作
櫛誤玉易毀謂天昭昭葬不可
理我生空匱多朋爲富比年不圖交弔繼計匪我私哀善
類之憂忌子是懲好子是尤吁嗟諫卿稚婦弱子歿與兄
訣一語一止豈無胡耆終也曠惑世有權衡誰爲喪得吁
嗟諫卿萬元作蓋
從陳本事蓋棺誰俾吾黨聲爲爾吞

祭張忠甫

吁嗟忠父誰無死生短長幾何胡足重輕崇牙大纛百年
之榮孰與身後誦其字名君行之脩君學旣成方其獨行
羣聽以驚有譁笑譏不悔不傾卒底於信家人父兄旣信
而從邦人友朋有官問政有故問銘緩急之請是非之評

隱然衡門重於公卿自昔蓋棺萬事愈明無祿何哀不朽
有憑我媿則多事違其情君臨人喪治其衾衣或設之祭
稽經考儀割絕肺肝放像俎彝其爲銘文刻切怪奇葬視
其穿風雨必時今我喪君哭不及尸曾莫得詳何以斂之
祭以今羞雞酒瘠滴銘又弗能撰德慰悲葬也屬疾護棺
以兒遭時之偷交道日衰我不能惇又以自規唯是子凡
昔在寢闈受君託言永矢弗隳吁嗟忠父其尙肯來

